

# 汉语长名称词的识解及教学<sup>\*</sup>

刘探宙

刘 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提要** 国际中文教育在长名称词的教学上尚有空白点,这与语言本体相关研究相对匮乏有关。本文力图直面这个匮乏,先对长词的特点做了界定,探索它们内部的构成类型,认为汉语定中式长词是多个信息项并置“堆砌粘附”在一起,在线组合生成的。传统研究只认识到定语层层缩小中心语概念的外延,这叫“逻辑左向”,但对听话方来说,其实每一个后项信息也都是在依次缩小首个定语的范围,最终聚焦到终极目标,这叫“识解右向”。“识解右向”对教学设计很有帮助。本文还例示了长词短说的认知理据和长词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 长名称词 逻辑左向 识解右向 长词短说 二语教学

DOI:10.13724/j.cnki.ctiw.2025.01.008

## 一 汉语长名称词在二语教学中的空白

国际中文教育新闻报刊阅读课是留学生在中高级阶段培养语言技能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有一类表名称的长词属于教学空白点,也是难点。它们整体表示名称;内部语法关系为定中关系,但不带“的”;直观特征是长度较长;如果构成成分是单音节,三项以上即可视为长词,因为内部构成关系复杂;如果构成成分含有 $\geq 2$ 音节成分,那么我们遵从视觉习惯,四音节及以上即视为长词<sup>①</sup>。下例皆为长词:

- (1) 小红书(软件名); 邮政速递便民通(微信公众号名); 前往港澳通行证(证件名); 荧光光谱分析仪(仪器名);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条例名); 得州教堂枪击案(案件名); 郑成功信件在日发现记(标题名);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机构名)

上面各例可以归为朱德熙(1982:148)所说的“粘合式偏正结构”,但因为它们都表示称谓或者名称,本文称为长名称词,后文简称“长词”。

由于汉语水平考试(HSK)试题语料经常从文字量较高的报刊中摘取,因此长词考察在

\*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培远计划”、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21BYY034、23&ZD314)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优势学科项目”(编号:DF2023YS08)资助。感谢《世界汉语教学》匿审专家的宝贵意见。

① 长词究竟多长才算长,我们遵从汉语母语者一般的语感和视觉习惯。构成成分有三项以上或四音节以上都算长词,比如“小红书”,是由三项单音节成分构成,就算作长词;“喜马拉雅 APP”虽然是2项的,但由于音节数超过4,我们遵从视觉长度视为长词。

听力、阅读、写作和翻译模块都有体现(刘阳,2022)。听力模块常考察在诸多信息中抓取长名称词;阅读模块常考察从正文中提炼标题名;写作、翻译模块就更容易出现长词考察,比如HSK7-9级模拟题就对“people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进行英译汉考察,中译应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英汉对译充分反映了汉、英表达复杂名称信息的差别:英语多用定语在后的短语,而汉语则采用多项信息并置的长定语。

然而,这类常见、常考的内容并不会进入考纲和教材词表,也没有作为重要语法点和词汇点出现,因此经常被汉语教师所忽视,以致学生对长词的学习和认识不足,出现理解上的偏差,输出许多错误表达。常见问题有:

1)长词边界辨识不清造成搭配不当。如:

(2)\*他除了班里和学生会的工作之外,还负责广播站播音员。(课堂教学实录)

搭配不当一般归因于学生没掌握具体词汇的用法和意义。但(2)的偏误我们还可以归因于对长词边界辨识不清:如果学生将词的边界识别为“广播站”,那么“负责广播站”其实是一个合理的搭配;如果学生能将词的边界正确识别为“广播站播音员”,那么他就会用“担任”而非“负责”来搭配。

2)在长词中插入“的”造成歧义。如:

(3)外国的学生的宿舍,条件很好。(课堂教学实录)

“条件很好”是指“外国的学生宿舍”呢,还是“外国学生的宿舍”呢?这名学生知道汉语定中关系可以用“的”来标记,但不知道它插入在不同的位置会造成不同的意思(歧义),紧密的词有时不宜用“的”疏离成“语”。

3)“长词短说”导致的理解障碍。如:

(4)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央视新闻 2022-11-13 标题)

例(4)中“沈飞”其实是长词“沈阳飞机工业有限公司”的“短说”,但是太像人名,又与其后指人名词“罗阳”“队员”共现,就会产生辨识困难。

上述难点都源自对长词的识解困难。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短词的识解可以通过背诵词典、词表掌握,但长词很少能收入词典,徐晶凝(2011)称为“未登录词”,因为音节多,定语信息复杂,意思难把握,学生阅读和应用时自然会觉得很有难度。因而,对于中高级水平的学习者来说,学习汉语特点、长词的构成机制和长短变化规律很重要。

## 二 长词的界定

### 2.1 长词的性质

英语的词边界明显,鲜有多于两项的长复合词,如果内容复杂,常常用短语甚至从句表达,如上文的 people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汉语典型的“词”是短词,词典、词表多以典型的双音节词为主,学界对复合词的研究也偏重短词。沈家煊(2016:4)所说的韵律、词汇、语法合一的典型词,指的就是双音短词。而典型的“语”是由多个词构成的结构,根据朱德熙(1982:112-149)对述宾、述补和偏正结构的分类,关系松散的组合式结构就是典型的“语”,如“我的书包、吃得很饱、提个问题”。

不过汉语以字为本(徐通锵,2001:33;王洪君,2007),自古至今字和字之间靠意合组织,

因此典型“词”和典型“语”界限不清,如果非要两分,就有大段灰色地带的成分,既有“词”的紧凑特点,又有“语”的长度特点。这是汉语的一大突出特点,本文所说的长词就反映了这个特点。跟朱德熙(1982)归入粘合式结构的处理方式<sup>②</sup>不同,吕叔湘(1979:19—25)面对汉语这个特点提出了“短语词”的概念,即像短语的词。把无“的”定中成分视为复合词这一观点在学界支持者众多(如陈琼瓚,1955;范继淹,1958;Chao,1968:279、287;赵元任,1975;张敏,1998:255、357—358;石定栩,2002;完权,2014;邓盾,2020等)。陆丙甫(1993:45)明确指出,“在传统意义的复合词、粘合结构和组合结构三者中,如果要划一条最粗的界线的话,这条线应把复合词和粘合结构划在一起,这两者间的界线是不明确、不显著、不稳定的,它们一起构成广义的复合词、语法词。”

在二语教学中,教师很少区别“词”和“语”等语言学理论概念,词典词、词表词是词汇教学的主要内容,即使在报刊阅读和写作课这样的专项技能课中,学生也受词表拘囿,很难学到日常生活中鲜活的、在线意合而成的长词,比如新兴颜色词“做旧灰蓝色”等(陈梦玲、孟凯,2024),更长的还有“宝石细闪蓝调山楂红”等,不可能都进入词表。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技的发展和普及,人们对复杂、精细信息的需求大幅增加,多音节、多项长词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有一些逐步稳定下来收入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收录的长词“经济技术开发区”“计算机综合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充分反映了时代发展对长词的需求,也反映了词典对词长渐增的包容度。

## 2.2 长词界定标准

文首已经提到长词的界定标准,尤其是长度,我们接着再进一步说明以下标准:1)整体性强,有称谓义,是名称词;2)没有“的”标记定中关系;3)可以有限扩展。

### 2.2.1 语义上:表示称谓

长词在语义上表示事物的称谓,即名称。汉语以复合构词为主,因此长词以“长复合名称词”命名更精准,分为专有名称、名词性标题、物类名和菜名三种,分别举例如下:

(5)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神舟二号无人飞船;青铜顶尊跪坐人像(专有名称)

(6)郑成功信件在日发现记;凡人修仙传(名词性标题)

(7)玉雕荷叶莲蓬洗;红枣煨肘;香菇马蹄蒸肉饼(物类名、菜名)

由于有称谓义,长词就具备了整体打包性,通常可加引号、书名号等标点。这是我们认定它们为“词”的语义依据。

### 2.2.2 形式上:没有“的”标记

“的”不仅是定中短语的语法标记,也是疏散定语和中心语的韵律标记。定中之间如无“的”,内部就不能停顿或有限停顿。韵律上内紧外松,就构成一个相对紧密的整体单位。

有“的”无“的”的差别,前贤已经有充分的论证。陈琼瓚(1955)就指出,不加“的”会使结构单位更加紧密,成为事物的称谓。Chao(1968:279、383)指出,有无“的”是辨别复合词和短语的最重要的测验,不加“的”的,不管意义是否专门化,一概认为是复合词。完权(2014)、

<sup>②</sup> 朱德熙前后的处理方式也有差异。比如朱德熙(1951/1999:89)建议将“历史上多少次农民的光荣革命都失败了”修改成“历史上多少次光荣的农民革命都失败了”,原因是“‘农民革命’可以认为是一个单词,应该放在一起”。可见,他并不排斥将粘合式偏正结构认同为词。

Sun(2016)都进一步论证了这个观点。

长名称有时候是在语境中逐渐压缩形成的,形式上的紧缩致使意义上更紧密。比如:

- (8)结果显示,人体皮肤中存在一定数量处于“沉睡”状态的干细胞。……但是一旦皮肤受损,这些“沉睡”的干细胞就会被迫激活,以确保皮肤的持续更新。只是“沉睡”干细胞被激活后,有些就不会再恢复睡眠模式。(《HSK 六级真题集》)

从“处于‘沉睡’中的干细胞”到“‘沉睡’的干细胞”,再到“‘沉睡’干细胞”,反映了名称词在语境中形成的过程:首次出现是关系从句形式(处于“沉睡”状态的干细胞),是对细胞及其状态的完整描写;再次回指就紧缩到动词做定语的松散短语(“沉睡”的干细胞),依然具有状态描述性;第三次出现是最紧缩的无“的”形式(“沉睡”干细胞),已经不具描述性,而浮现分类义,与“非沉睡细胞”相对。不含“的”的复合词有分类性这一点张敏(1998:255)就曾指出过。这个浮现的分类义就是新名称词形成的标志。

### 2.2.3 语法特点:有限扩展性

我们知道典型短词不能扩展,如“大车”不能插入“的”扩展成“大的车”。但长词有一定扩展性,不过只能有限扩展。我们分别选择 NNN、VVN、AAN 形式,对整体和组成成分的扩展能力进行测试:

表 1 长词有限扩展性测试

	电纸书(NNN)	被害妄想症(VVN)	小红书(AAN)
整体前加修饰语	新/索尼电纸书	轻微/早期被害妄想症	热门/安卓版小红书
整体前加(指)(数)量	一个电纸书	第二个被害妄想症	这个小红书
整体做修饰语	电纸书版本	被害妄想症病因	小红书官方
中心语前加修饰语	*电纸小书	*被害严重妄想症	*小新书/?小红宝书
中心语前加(指)(数)量成分	*电纸一本书	*被害一例妄想症	*小那个红书/*小红那个书
修饰语前加修饰成分	*弱电 纸书	*严重被害 妄想症	*特小 红书
修饰语前加否定成分	*非电 纸书	*没被害 妄想症	*非小 红书
修饰语前加(指)(数)量成分	*一度电 纸书	*那一种被害 妄想症	*这种小 红书
修饰语后加时体成分		*被害了妄想症	
加助词“的”	电的纸书	?被害的妄想症	?小的红书

表 1 显示,词的整体和组成部分扩展能力大不相同:无论是 NNN、VVN 还是 AAN,整体受修饰和整体做修饰语的扩展都能形成合法组合;但作为组成部分,无论中心语还是修饰语,上表的扩展测试几乎都是星号,表明扩展受限;而加“的”测试时,有的尚可(电的纸书),有的接受度低(被害的妄想症),有的意义改变(小的红书)。可见长词只能实现有限扩展,内部整体性很强。这是长复合名称词关键的语法特点。

### 三 逻辑左向的分析模式和识解右向的解码模式

上面我们分析了长词的主要特点,也提到很多长词是由多个概念整合后动态在线(online)组合生成的。陆志韦等(1964:28)曾用“堆砌”和“粘附”两个词阐明复合词的构词过程:“一个单音节堆砌在另一个单音节成分或是多音节成分上,就好像‘粘附’在上面,形成汉语的词。”还指出复合过程中会产生“双重”“三重”等结构。这些说法其实是对长词“概念整

合”和“动态在线组合”最形象的表述——复合中的“双重”“三重”等结构,就意味着复合过程中存在概念整合或叫“打包”;“堆砌”,形象地展现了整合后多信息并置的样貌;而“粘附”则描述了动态在线组合生成的过程。

由于不在可供学习的范围内,了解长词的内部构成对二语学习者极为重要。下面我们从逻辑推导和信息识解两个方向认识长词的构造。

### 3.1 逻辑左向的分析模式

汉语定中关系的类型,无论词还是短语,都是修饰语在前、中心语在后,即核心居尾/右。面对一个成品的定中长词,如果从构成成分的逻辑语义关系角度推导,长词的语义是由中心语逐次缩小外延得来的。如果以中心语为定位点看它前面的修饰成分,是线性向左的,即长词逻辑结构的线性顺序是:从中心语开始由右向左逐次“堆砌粘附”定语,不断缩小外延,从而使长词的所指,即名称,得以精确。这就叫“逻辑左向”的分析模式。

由于每个定语项表达概念的复杂程度不一,多项定语的复合模式也有不同,主要有两种:如果每个成分项都是单一概念,长词的复合模式就是左向顺次匀质复合;如果成分项包含复杂概念,就需要先打包进行概念整合,再进行“堆砌粘附”,这就是打包复合式。

#### 3.1.1 匀质复合式

匀质复合式是指长词的每一个成分项都表达一个完整的语义概念,每一项都均匀地对其后整体起到缩小外延的作用。透明度高的匀质复合式,每一项后都可以匀质地添加“的”。<sup>③</sup>有三种类型,最常见的一种是构成成分都是实义的。比如下面的疫情报道标题:

(9)北京连续 14 天无本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新华网》2020-04-30)

[本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自中心语向左匀质复合)

←

句中划线部分根据上文界定视为长词。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个长称谓曾高频出现。从逻辑层次上看,中心语“病例”向左复合“确诊”,中心语外延得以缩小,形成“确诊病例”;而左向修饰语“新增”再度缩小其后“确诊病例”的外延,形成“新增确诊病例”;左向修饰语“报告”和“本地”以同样的方式依次对其后整体缩小外延,最终形成“本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其中每一项定语都可以匀质地添加“的”加以松散,如:本地的报告的新增的确诊的病例。下面的复合词也是匀质复合式,单音节都可以扩展为双音节:

(10)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的)公共(的)招聘(的)网(站);脱贫攻坚战——脱贫(的)攻坚(的)战(役);东北黑木耳——东北的黑(色)(的)木耳

第二种是符号性匀质复合式长词,即构成成分有数字、英文字母、音译汉字等特殊符号:

(11)十一黄金周;HUAWEI P60;国际克莱因(Klein)蓝;新型布尼亚病毒

“十一黄金周”含数字符号,“十一”独立做定语;“HUAWEI P60”由字母和数字复合;“克莱因”是宝蓝色发现者的音译;最后一个词中“布尼亚”则是这种病毒最初发现地名的音译。

<sup>③</sup> 透明度低的匀质复合式不宜加“的”疏离,比如 APP 名“小红书”,虽然从结构上看也是匀质“堆砌粘附”而成([小[红[书]]]),结构反映了名称的最初来源,但由于新词形成中已经浮现出新的整体义,并非每项意义的简单加合,因此插入“的”疏离成定中短语对意义的理解无济于事。

第三种是半虚义性匀质复合式长词,居尾成分是被称为“类缀”的半虚化黏着成分,如“率、者、性、症、式、界”等。虽然它们构词能产性相对较强,但声调并不轻读,意义并未完全虚化,与形态语言真正的“后缀”有别,因此很难说这样的构词法是“派生”。吕叔湘(1962)就曾指出过汉语的词很难区分复合和派生。我们认为汉语中没有真正的派生长词,所谓的“派生”都可以看作复合。这种所谓“类缀”,绝大多数都能拓展为实义双音节,如:率——比率;式——式样;症——病症,等等,还是应该视为中心语。匀质复合式在即时文本中有很多,是长词最基本的构词方式。如:

(12)[病毒[检出[率]]],[国风[新[中式]]],[网络[综合[症]]],[失业[介绍[所]]]

### 3.1.2 打包复合式

打包复合式是长词最常见的构词模式,多半是大名称套含着一个或几个小名称,小名称的概念包可以出现在长词任意一个位置上,有相对完整的语义,内部不停延,韵律更紧。根据“包”的性质,打包复合式同样也可以分为实义性、符号性和半虚义性三种。

1)实义性打包复合有两种,一种是递归性的,即大名称里套含着小名称,如下:

(13)[海尔[洗烘一体[全自动[变频[洗衣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商品名“海尔洗烘一体全自动变频洗衣机”中含有两个相对完整的概念包:洗烘一体、全自动。两个包与其他成分再复合:“变频”缩小“洗衣机”的外延,“全自动”缩小“变频洗衣机”的外延,“洗烘一体”和“海尔”按同样的模式进一步缩小外延、顺次复合。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这个机构名,定语和中心语分别是两个名称包“堆砌粘附”在一起。定语包本身是匀质复合而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但中心语包本身又套叠着更小的包:(财经战略)(研究院)。

还有一种实义性打包,包内成分是并列的两项,并列成分包含数字等符号。如下:

(14)[本案[组织策划[人]]];[[进出[口]]贸易];[[离退[休]]职工];[[二三[线]]城市]

2)符号性打包复合,如下:

(15)[九价[HPV[疫苗]]];[神州九号[飞船]];[(Google(中国(区)))[联合[CEO]]];[7·25[万年官员被举报[事件]]]

前两个词定语包由数字和名量成分复合;“Google 中国区联合 CEO”定语和中心语是各自含字母的包,其中“中国区”是“包内包”的套叠;第四个词是特定的事件名,其中“万年官员被举报”形成一个概念包,与时间数字符号复合。

3)半虚义性打包复合,如下:

(16)[致 26 死火灾[亲历[者]]],[聚集性[感染[者]]],[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半虚化成分等可以视为打包复合式的中心语,有两种“粘附”方式:一是“粘附”在其左邻项上,有“者、式、性”等,上例“者”粘附了左邻的“亲历、感染”,“性”粘附了“聚集”,“聚集性感染者”是定语、中心语各自打包复合;二是半虚化成分“粘附”在打好的“包”上,有“症、病、案”等,上例“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就是这种“粘附”方式。按照结构主义语法定中结构的递系性原则,第一种是定中复合的主要方式,第二种粘附在“包”上那类,定语“包”和中心语之间以同一性关系为特征。



加的、确诊了的、患者实例,至此目标成功识解出来。

(18)是个匀质复合的案例。打包复合式的右向识解更复杂一些,总体向右的过程中有个向左迂回、确认打包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百科知识的参与。以(17a)“海尔洗烘一体全自动变频洗衣机”为例,当听话人听/看到“海尔”时,有关“海尔”的一切目标都在需要识别的范围内;当信息流向“洗、烘”这个并列信息时,识解范围根据提示缩小到海尔跟“洗烘”有关的目标上;“一体”出现时,识解上出现第一个左向迂回,即听话方根据百科知识将“一体”与“洗烘”打成一个复杂概念包,同时将目标缩小至海尔牌洗烘一体的一切目标;当信息流向“全”和“自动”,百科知识让识解过程出现第二个左向迂回打包,目标进一步缩小到海尔洗烘一体全自动的目标上;信息继续流向“变频”,目标不断缩小,直至“洗衣机”出现,目标得以锁定,识解完成。

“识解右向”体现出汉语定中关系形成的本质是:后项对相邻前项总是有阐释性和说明性。上面匀质和打包两个识解右向的例子,充分展示了这一点。复合词后项对前项的作用,早在王文斌(2001)就曾通过心理学实验验证过,结论是并列式合成词中“第一成分的语义需要得到第二成分的语义证实”。不仅是并列式,定中式也是这样,王倩倩、张伯江(2020)力证了在后的中心语对在前的定语也有缩小外延的作用。

其实不管是什么关系的语法组合,对于听话方来说,信息流中后项对前项的逐次阐释是一切信息识解的关键和本质特点。过去对定中关系的语法认识总是强调定语对中心语语义上的影响,但实际上,鉴于一切后项对前项在信息流编、解码上的本质作用,我们应该认识到,定语和中心语之间是一种相互缩小范围、使目标得以确认的互文关系。也就是说,“识解右向”和“逻辑左向”这两个相反的方向是相辅相成的,“识解右向”是听话方解码长词信息的自然处理方式,而传统结构主义语法对于定中语法关系的认识,即基于递归性的“逻辑左向”,是推导出来的。

#### 四 长词短说与隐喻转喻

了解了长名称词的内部运行机制,下面关注长词的使用。我们发现长名词有固定的使用范围和语体特征,使用中也常常“长词短说”,因此学习长词必须知道怎么“短说”。

##### 4.1 使用长词的场所

长词最常见的三个使用环境,一是专业领域,二是公开正式场合,三是初次使用的时候。

1)专业领域。长词最常作为科技术语或者专业、专门术语用在特殊语体中,比如教材、专业词典、专门领域(如法律、生化等领域)的公文、学术论文、科普文章等。如:

(19)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大爆炸宇宙论;有限管辖权法院

2)公开、正式场合。对机构或人事物的全称,正式呼以长名是以示庄重。如: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3)初次使用。当说话方判断听话方缺乏相关的背景常识时,会将多重概念塞入一个词的容量内,以便听话方最高效地抓住尽可能多的信息,精准识解目标。

在信息爆炸的融媒体快节奏时代,新闻标题常采取多信息并置压缩的长词形式,如:

(21)致死 26 火灾亲历者;省外关联输入本地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 4.2 隐喻形成的长词

名称词形成的认知理据无外乎隐、转喻。隐喻是基于事物或概念的相似性产生的,转喻则基于相关性。不管哪种“喻”,都是借用一种事物名指称与其相似或相关的事物。

有些长名称是基于隐喻机制形成的。隐喻的认知功能是通过某一个经历来理解另一个相似的经历。有些隐喻形成的长词透明度稍低,需要参考上下文辅助理解,如:

#### (22) 海洋移动实验室;乡村环保轻骑兵

“海洋移动实验室”指新一代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科考船”被喻为“移动实验室”;“乡村环保轻骑兵”隐喻像轻骑兵战士一样的环保工作者,两者都是整体隐喻。

长词都可以短说,即用简称或缩略语。(22)长词可以短说为“实验室”“轻骑兵”;隐喻形成的长词在短说时通常保留中心语。前文提及的长词也多有简称,比如“九价;甲减;财经院;民法典;无症状”等等。有的直接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符号表示,如“HPV;CBD”等。长词短说的认知理据主要是转喻。

#### 4.3 转喻实现长词短说

根据 Lakoff & Johnson(1980:35-39,77),转喻是在同一认知域内用易感知、易理解的部分代表整体或整体其他部分。用某一事物指称另一相关的事物就叫转喻。就定中关系的长词来说,定语和中心语处于同一个理想认知模型(ICM),两者语法位置临近,语义概念具有相关性,因此最常见的长词短说是用具有突出特征的定语转喻整体。如:

#### (23) a. 美拉德色系穿搭      b. 今秋流行美拉德穿搭。      c. 今秋流行美拉德。

a 是长词,打包的定语“美拉德色系”源于法国化学家美拉德命名的一种化学反应,这种化合物的颜色像食物烤熟了的棕色,“美拉德”作为命名颜色的人,具有突出特征,因而用它(定语)转喻“美拉德反应”(整体),也就是说“美拉德色系”是“美拉德反应色系”经过转喻形成的;当名称已然形成并且规约化后,在 b 的使用中,定语部分“美拉德”是指“美拉德色系”,这又是一次以部分转喻整体的长词短说;而 c 里的“美拉德”不再是定语,它在句子里独立做宾语,转喻穿搭风格,彻底实现长词短说。我们看到“美拉德”在 a、b、c 里的指称是有变化的:a 指化学反应→b 指颜色→c 指穿搭,指称变化皆由转喻产生。<sup>⑤</sup>

疫情报道中对“病例”的称谓变化更能体现转喻机制产生的长短名称效用。疫情初期,大众了解有限时,新闻中常常用信息详尽的长词来称谓“病例”,如(24)划线部分:

#### (24) 武汉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央视新闻 2020-01-13)

“病例”前的每一项都是新信息,包括大众未知的病毒种类、新旧、侵入人体方式、病灶器官、引起疾病类型等。

月余后疫情吃紧,随着全社会的紧密关注,大众对这种病例已经逐步了解、熟悉,报道中的长名称很快就缩短为“新型肺炎病例”“新冠病例”“新型病例”,这些称谓主要突出的特征是“非旧有”。如:

#### (25) 湖北新增新型肺炎病例 69 例(央视新闻 2020-01-22 标题)

<sup>⑤</sup> Panther & Thornburg(1999)将转喻分为四类:命题转喻(propositional metonymy)、言外转喻(illocutionary metonymy)、指称转喻(referential metonymy)和述谓转喻(predicational metonymy)。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研究的转喻绝大部分都属于指称转喻。本文提到的参与词汇生成的转喻都是指称转喻。

在密集报道中，“病例”成了不言而喻的常用信息，逐渐退化为背景信息，甚至不再出现：

(26)湖北新增 105 例新型肺炎(央视新闻 2020-01-23 标题)

(27)北京 1 例疑似！(央视新闻 2021-01-29 标题)

(28)警惕！河北 1 例死亡！(央视新闻 2021-01-14 标题)

(29)北京昨日确诊和无症状为祖孙(《央视新闻》2021-01-19 标题)

上面划线的短词，无论动性还是名性，都是指“病例”，可以完整说成：新型肺炎病例；疑似病例；死亡病例；确诊病例；无症状病例。高效表达的长词短说，多是由定语转喻而来。

后国内疫情得以控制，但出入境输入及其导致的境内关联病例突增，于是“短说”称谓又再度变长，(17d)便是极端现象。等到再次常态化之后，转喻性短词卷土重来，但“本土”还是“输入”这样的关键信息，还是保留在短说的词中了。如：

(30)北京 11 月 11 日新增 68 例本土确诊和 48 例无症状。(人民网 2022-11-12)

(31)2022 年 12 月 13 日 0—24 时，新增出院 27 例，其中本土 22 例，境外输入 5 例；新增解除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208 例，其中本土 177 例，境外输入 31 例。(上海市卫健委 2022-12-14)

例(31)的转喻很有特色。2022 年大量患者治愈出院，“出院”也具有了统计意义，就有了转喻指治愈出院病例的用法。这段话还有一个打包式长词“解除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首次出现时用长词形式，再分类时就改用为转喻短说“本土”“境外输入”。

上面列举了汉语长词最常见的三个语用场合，举例说明了长词短说的认知理据。转喻和隐喻是人类认知的共性机制，说清这种机制对汉语长词短说的作用，有利于学习者更好地识解长词。

## 五 长词的二语教学策略

上文我们梳理了长词的特点、构词规则和长短变化。汉语以方块汉字为基本单位，几乎每个字都有意义。长名称的构词成分多，相较于短词，更容易推知复合的语义，即语义透明度比短词高。但即便这样，二语学习者也会觉得汉语长词不像英语等语言那样好识别，因为英语以词为基本单位，有时还有连字符、词首大写字母等标记辅助，界限很清楚。汉语定中式长词没有“的”标记，想要快速定位、理解甚至准确输出长词，有一定困难。因此汉语教师除了教学中用上述复合构词法进行知识性教授外，还可以想方设法给学生一些特殊训练。

### 5.1 长词的识别

有些实用性辅助标记可以帮助学生识别长词边界，主要有特征词、半虚化成分、动词、框式介词等。

1)特征词。长词多表示职务名、地名、机构名等，可通过特征词来识解。比如用“科长、研究员、医生”等来帮助识解职务长词(如：上海黄浦区婚姻管理办公室副科长)；用“区、海、路”来识解地名(如：长江三峡库区)；“机构、集团、中心、会、厂”识解机构名等等。

2)半虚化成分。单音节的“者、率、症、罪”等，构词能力较强，不能单用，教学中常被称为“强构词力语素项”(张博，2020)，教师可通过“以一带多”见字识词的方式给长词划界。

3)动词。新闻报道中常有称谓性动词“称为、叫做/作”，以及表言域比拟的动词“好比、堪比”，它们都可直接右向定位称谓词，如：

(32)走进地铁 6 号线九顶山站内……平整细腻,一尘不染,被称为清水混凝土车站。

(《人民日报》2024-07-27)

(33)它们可改变电力系统传统的即发即用方式,好比“超级充电宝”,新能源开发或者用电低谷时充电……(《人民日报》2024-05-22)

在分类和统计表达中,“分为”“达到(数据)”等动词都可为“左邻右舍”定位长词:

(34)目前无人机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固定翼无人机;第二,旋翼无人机;第三,轻于空气的无人航空器……(《HSK 六级真题集》)

(35)到 9 月初,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70%……(《人民日报》2003-12-19)

此外,“呼吁、会见、认为、表示、指出、报道”等,也有这样的功能:

(36)利比亚总统委员会主席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东部洪水灾区(《人民日报》2023-09-13 标题)

(37)习近平会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人民日报》2023-11-07 标题)

4)框式介词。框式结构“和……相比、据……测算、据……统计、在……下”等往往也能做长词的框。如:

(38)和外向型领导相比,性格内向的领导者更谨慎细心,更容易做出明智的决定。

(《HSK 六级真题集》)

(39)另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在 10 月份 2.6%的 PPI 同比降幅中,翘尾影响约为-0.4 个百分点……(《人民日报》2023-11-14)

## 5.2 长词的理解

研究发现,中级学习者已初步具备汉语语素意识和结构意识,加工复合词时能够利用相关信息理解词义,长期训练后能够具备一定的识解多词项组合的能力。(冯丽萍,2003;张博,2018)因此如果教师和教材补充汉语构词特点、长词特征和识解规律等内容,中高级学习者经过授课、练习和阅读、写作的积累,是能正确识解长词的。

关于长词的理解问题,本文第三部分解释了“逻辑左向”“识解右向”的关系。其中,“逻辑左向”是对已成词的语法关系进行逻辑分析,对语言理论研究者有重要作用,相当于医学的“解剖”;而“识解右向”是针对受话方,是受话人面对语言材料的直观思维方式,因此汉语教师可以尝试多用“识解右向”的方法教二语学习者认识和理解长词,但前提是学生已经能够识别长词,知道汉语定中长词的本质是:多个信息项按一定规则线性向右“堆砌粘附”,直到通名(即中心语)出现,从而在线生成一个整体。

具体识解起来,教师可以让学生主要看每个信息的概念复杂度。匀质式长词,完整概念与信息项对等,可以将并置各项的概念义进行加合理解。打包式长词,完整概念与信息项不对等,有的概念需要多项打“包”表达,教师就重点指导学生在内部先寻找黏合性成分,它们常常是“概念包”的边界,如“聚集性感染者”;如果没有这种成分,也可以寻找动性成分,它往往会携带支配成分共同打成“包”,如“侵犯隐私罪”,“侵犯”就携带“隐私”先打成包。识别出“包”来,再对并置各项加合理解就容易了。

遇到长词短说的用法,教师可引导学生观察喻体位置,提高学生的词汇敏感性。常见的转喻“短说”多为原词的定语,隐喻形成的长词“短说”多为原词的中心语。针对一些专业程度高造成晦涩难懂的长词或临时生成的长词,也可根据上下文语境或工具书对译理解。

另外,长词不止是阅读难点和 HSK 考点,更是现代融媒体时代的常见现象,因而长词知识性的学习和现实中的输出缺一不可。教师要在学生正确识解长词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广泛阅读新闻素材,搜集长词形成主题词库,并积极尝试应用在书面表达中。

## 六 结语

汉语词和短语两个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一直界限不明、纠缠不清,现有研究总是要么聚焦典型的紧密的词,要么聚焦典型的松散的短语,而处于两级单位之间的那些紧密度像词、长度又像短语的成分,本体语法和词汇研究尚未有明确定论,导致国际中文教学在应用上呈现出相关部分的空白点,没有专门的教学点和教学法。而汉语多项长词在信息爆炸的融媒体时代又是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多项信息并置、“堆砌粘附”在一起,属于汉语不同于英语等西方语言的特有之处,不光二语教学,即便是母语教学也亟待本体理论上的关注和突破。

本文从国际中文词汇教学存在的问题出发,对长词做了界定,深入其内部探索它们的构成类型和识解策略,揭示了长词短说的认知理据,并依此摸索出一些相应的二语教学方法。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本体研究领域和国际中文教学领域广大学者、教师的重视,共同填补汉语复合词的这个相对空白的灰色区域。

## 参考文献

- 陈梦玲、孟凯(2024)汉语新兴颜色词的词法模式及二语测试与教学,《国际中文教育》第1期。
- 陈琼瓊(1955)修饰语和名词之间的“的”字的研究,《中国语文》10月号。
- 邓盾(2020)“词”为何物:对现代汉语“词”的一种重新界定,《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范继淹(1958)形名组合间“的”字的语法作用,《中国语文》5月号。
- 冯丽萍(2003)中级汉语水平留学生的词汇结构意识与阅读能力的培养,《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刘阳(2022)长复合词的构词及二语教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陆丙甫(1993)《核心推导语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陆丙甫(2012)作为语法分析起点之一的数量性限制,《汉语学习》第2期。
- 陆志韦等(1964)《汉语的构词法》,北京:科学出版社。
- 吕叔湘(1962)说“自由”和“粘着”,《中国语文》1月号。
- 吕叔湘(1979)《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2016)《语法六讲》,上海:学林出版社。
- 石定栩(2002)复合词和短语的句法地位——从谓词性定中结构说起,《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
- 完权(2014)从“复合词连续统”看“的”的隐现,《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七),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洪君(2007)“字本位”与汉语二语教学,《汉语教学学刊》第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倩倩、张伯江(2020)现代汉语“VP的NP”结构的非论元提取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王文斌(2001)汉语并列式合成词的词汇通达,《心理学报》第2期。
- 徐晶凝(2011)基于语言教学的报刊教材编写问题探析,《华文教学与研究》第4期。
- 徐通锵(2001)《基础语言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博(2018)提高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效率的两个前提,《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张博(2020)“语素法”“语块法”的要义及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张敏(1998)《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朱德熙 (1951) 作文指导,《朱德熙文集》(第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
- 朱德熙 (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赵元任 (1975) 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nther, Klaus-Uwe & Linda Thornburg (1999) The potentiality for actuality metonymy in English and Hungarian. In Klaus-Uwe Panther and Günter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333–35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Sun, Chaofen (2016) Sense, reference, and collocation of the Chinese nominal continuum: The use, or non-use, of 的. In Pang-hsin Ting, Samuel Hung-nin Cheung, Sze-Wing Tang and Andy Chin (eds.),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grammar, and philology*, 621–638.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Chinese long names and L2 teaching

LIU Tanzhou      LIU Yang

**Abstract** There is a gap in the teaching of long name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ue to the relatively limited research on relevant aspec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per.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olve this problem. First of all, it def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ng names, and based on extensive corpus observation, explores the internal compositional types. It is argued that Chinese long names are generated through on-line combination by juxtaposing and piling up information items together. Previous studies only recognize the rule of “Analyzing Logically Leftward”, which means the extension of the headword is narrowed down by its attributive components successively. However, when the addressee is concerned, each subsequent information item also helps to reduce the scope of the first attributive component before finally focusing on the rightmost one (i.e., the headword), a rule which can be termed as “Understanding Rightward”. Of the two rules, the latter is very helpful for L2 teaching design.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illustrates the cognitive basis and L2 teaching methods for using long names in a concise manner.

**Keywords** long name, Analyzing Logically Leftward, Understanding Rightward, using long names in a concise manner, L2 teaching

### 作者简介

刘探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句法语义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句法语义。[Email: liutzh@cass.org.cn]

刘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专业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Email: m17737460939@163.com]